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坡先生  
詩集卷之  
四

鄭志一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一

鄭玄鈞學

本傳稱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門人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  
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  
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  
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  
謂之鄭記新舊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  
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爲十一卷旣非舊弟

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箸錄蓋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荅者冷剛張逸趙商韋曜孫皓劉琰田瓊吳模王瓚臨碩凡十人臨碩鄭君自有荅難禮一書則鄭志問荅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尚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禘問志竊意其書是以經爲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禘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稱禘問志或稱鄭荅志蓋綴于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

任厥崇翱桓翱劉德陳鏗陳鏐諸人之問荅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汜閣而焦汜二人語頗多顧不見鄭君問荅中要必及事鄭君與于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荅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末附禘問凡八篇鄭記一篇荅臨碩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易志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



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桔  
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桔今大畜六四施  
桔于足牛四足何以稱桔不審桎桔手足定有別否答  
曰牛無手前足施桎也故以足言之周禮大司寇疏攷  
本無牛四足何以稱桎七字牛無手下本無前足施桎  
也五字從禮記月令疏引補月令疏止冷剛問云牛四  
足何以稱桎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桎也二十二字周  
禮內饗疏故以足言之作以前足當之是引者約舉之  
詞冷或作冷誤  
姓氏書有冷綸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  
原之姊名女須

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詩桑扈疏攷證曰姊

詩疏作妹案離騷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周禮豕宰序  
官疏引鄭易注屈原之姊名女須正作姊詩疏譌也今  
改正

劉攽

鄭志二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二

鄭袁鈞學

尚書志

堯典乃命羲和注犁爲火正司地

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犁爲北正

本疏

攷證曰爲北疏本譌爲地詩檜譜疏引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犁爲北正今據改

四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

鄉遂之吏主之

禮記王制疏

荅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

玉帛者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里似頗不合荅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

國非采地為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貢急也

禮記王制疏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詩般疏攷證曰孔氏云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

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云云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

詩甫

田疏攷證曰疏稱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蓋荅語而失其問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于大陸



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旣知今亦當知古

詩般疏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于周法十國而入其一千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于

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詩甫田疏

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答趙商云三王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

帝中道故又命羲和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

路史高陽記

泰誓流之爲鵬注鵬當爲鴉鴉鳥也書說曰鳥有孝名

張逸問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

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引圖讖皆謂之說云

禮記檀弓疏攷證曰注曰上檀弓疏本有禮字通檢禮注無引書說者當是衍文或書譌爲禮耳今刪去

金滕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

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箸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本疏

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張逸問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

本疏攷證曰疏云鄭注周禮宗廟路寢答如明

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有東房西房張逸以問鄭答云云詩清廟序疏云鄭志說顧命成王崩于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為諸侯之制也此詩疏刪約之語

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

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

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

城

詩斯于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引此豐下衍鎬字制度下有焉字故喪至房也作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攝政下無致太平三字案寢有之有詩疏本作寢者據玉藻疏則者字乃有字形涉而謫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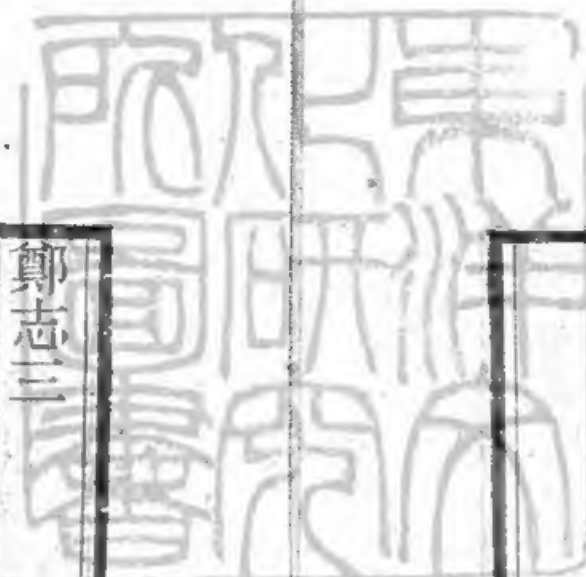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

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水經注

148



鄭志三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三

鄭袁鈞學

毛詩志

國風周南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

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關雎序疏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關雎序疏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

鄭氏佚書

鄭志三



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述其本宜為風關雎序疏攷證曰本

無卒以受命四字二南譜疏引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二句今補入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

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主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

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關雎序疏

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今瞽矇歌之其無

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關雎序疏

關雎序懷其舊俗先王之澤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若衛有

康叔餘烈本疏攷證曰衛上本無若字既脫爾今以義補

序哀窈窕箋哀當為哀

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

後說本疏攷證曰詩箋破字為衷論語注仍作衷故劉琰問而鄭答之本或無說字

卷耳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

義則同本疏

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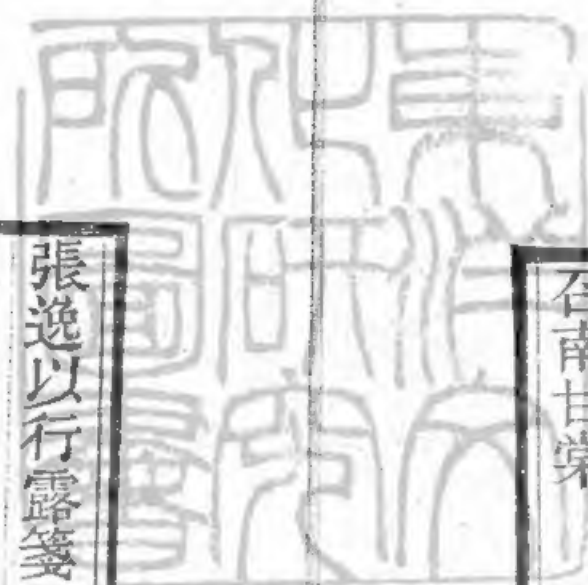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

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本疏攷證曰螽斯不言興故張逸問而鄭答之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荅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本疏攷證曰關雎之化行句行本  
以義改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詩二南譜疏攷證曰前有鄭荅張逸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能行一作得行

召南甘棠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甘棠序疏二南譜疏引此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至末無詩傳以下二十四字此作張逸詩譜疏作趙商未知孰是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詞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本疏  
標有梅

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民人序疏

小星抱衾與稠傳稠禪破也箋稠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

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為稠雖古無名被為稠諸

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本疏

野有死麕無使茂也吠

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本疏

何彼穠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

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本疏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

虎黑文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本疏

攷證曰周書本作周史案王會是周書篇名史字誤今以義改

張逸問豕生三曰豨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

以往猶謂之豨本疏攷證曰疏云釋獸云豕生三豨二

者鄭志云云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豨

邶燕燕

荅貝模云為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

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本疏攷證曰疏云坊記引



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云云就上本無執字從坊記疏補坊記疏作鄭志答曰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刪易太甚詞義晦矣既古之既本譌作記宜然之宜本譌作且並從南陔序疏改南陔序疏引與此略同執就盧君作就盧君耳宜然作當然當宜同義知本疏且字是形涉而譌也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荅張逸云鳴雉求其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本疏

谷風涇以渭濁箋此絕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絕去荅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

不復還意本疏

旄丘序責衛伯也

荅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

以德古亦然也本疏攷證曰王制疏云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

鄘定之方中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

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口魯人當六國時在

毛公前本疏攷證曰先師下當有說字今本有說字者是以義增玉海引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先師魯人亦無說字知其脫漏久矣今姑作空方記之仲梁子與檀弓同時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

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  
諫之遂釋文攷證曰釋文作鄭志問曰無問人名無傳  
曰二字從本疏增本疏何謂下無也字或言或  
曰然作或曰說述二字無重文故  
作古形勢古事下並無也字止

載馳

荅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  
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  
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  
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本疏  
言至于漕

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

衛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荅  
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  
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本疏攷證曰  
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  
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  
于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  
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王譜  
疏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

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

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本疏攷證曰禮記玉

藻疏引路寢房中所用男子二句可作所

大車毳衣如菸

張逸問答云雛鳥青非草名藪亦青故其青者如雛本疏

攷證曰疏云傳以菸為雛箋以菸為藪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雛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鄭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

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

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

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本疏

齊甫田

韋曜問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御覽百卉部莠類

魏園有桃

答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會園

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本疏

伐檀不素殮兮傳孰會曰殮箋讀如魚殮之殮

答張逸云禮殮殯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相配故



易之也本疏攷證曰素殯之殯疑贅字之譌

唐無衣

荅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

如其命數本疏攷證曰又見大車疏

采荅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本疏攷證

曰據箋有似而非則似是二字倒換爾

豳七月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

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豳譜疏

七月鳴鵙箋豳地晚寒

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本疏攷證曰三之日疏引作晚溫亦晚寒本疏謂三之日于耜

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則此箋當言晚溫故荅問如此箋寒字譌爾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周禮凌人序官疏荅曰夏十二

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

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寒

納冰可用夏正月也

周禮冢宰序官疏

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

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

凌人疏攷證曰又見本疏於上

承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十一字本疏出下無地字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

本疏攷證曰之忠信之之當作

常棣

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

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

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

小大雅譜疏攷證曰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疏云此成王時作而在文武治內之篇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于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後為此譜則次定為成王時也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

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

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本疏攷證曰疏云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鄭

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召公爲作此詩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補古本傳趙商曰又見

補云補古謂此召穆公所作補古之

詩非造之也案補古之字在左氏傳

南陔白華華黍傳有其義而亡其辭蓋遭戰國及秦之

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

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編得其次第錄者直

錄存義而已

詩譜序云故漢曰傳傳詩錄引作傳各題

詩譜

湛露厭厭夜飲湛湛者剛敬仲飲桓公酒

答張逸云詩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本

六月穆文鳥章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也

本傳穆文鳥章

車攻翼言行狩傳職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

其頃畧田者不出其防也

本

斯于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是也

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

周公之制

本傳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

云云答詩與此同制禮大字作爲于上中洛下有云字

是下無也字鎬京下有鎬京宮室四字未必作又不能



賓之初筵樂既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秦樂  
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本疏攷證

曰曲禮疏約鄭義云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君子行禮云云

大雅縣自西徂東箋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

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何謂答曰幽地今爲栢

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

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

西北四百里

本疏

棫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  
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  
故人多云勇欲箸其大數則乃言軍耳

本疏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  
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  
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  
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  
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  
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

非不信亦非稷穡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在在

子位乎

本疏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本疏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荆楚也

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

本疏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

祭天皇帝以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

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

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帝詩之大禘

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

本序疏攷證曰雖疏節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天子之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  
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  
問其說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  
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  
者多當以經爲正  
禮記玉藻疏攷證曰與諸侯本作同  
諸侯從本疏攷證曰與諸侯本作同  
及物皆有俎四字有三牲備作是爲三牲備焉天子之  
食日少牢作天子日食少牢請問作請聞兩或下然有

收

鄭志四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四

鄭袁鈞學

周禮志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

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

問其說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

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

者多當以經爲正

禮記玉藻疏攷證曰與諸侯本作同  
諸侯從本疏攷證曰與諸侯本作同  
及物皆有俎四字有三牲備作是爲三牲備焉天子之  
食日少牢作天子日食少牢請問作請聞兩或下然有



以字同諸侯作與諸侯所施不同故難據作禮數不同  
難以據也周異作禮違詩鴛鴦疏引答詞集作定無據  
時而言四字或下然有以字同諸侯亦作與諸侯同作記  
疏引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諸侯與諸侯同作記  
者亂之耳刪約之文冲遠云玉藻所以異膳  
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禮

膳人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

趙商問膳人掌凡乾肉而有臘胖何答雖鮮亦屬膳人  
疏本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答今  
解可去澄字疏本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禮運疏攷證  
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酒正注澄酒  
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答云云益本作盞案

酒正疏云鄭本于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據此盞乃益字之譌今改正

司裘掌為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本疏攷證  
引大裘之上  
有衣六字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  
八尺純四駟與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駟本疏尺長八寸

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儀禮聘何本疏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

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

是以三誤為四也本疏攷證曰聘禮疏引趙商問恐長至其度載鄭元答云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答語刪約又本書質人疏引鄭答志恐八寸四當為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則竟刪約之辭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履首服

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舄皆同裳色也履人疏三狄首服副副覆也

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纁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禮記玉藻疏

地官保氏注書序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

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  
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  
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司徒序官疏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答并之爲聯耳本疏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  
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  
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

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  
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大司寇疏攷證曰本疏族師引起之職作之義之云作  
之說書禮上無不知二字孰作是答曰作鄭答共敕下  
有之字未定下無天下二字末無也字書康誥疏云周  
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  
制此爲居殷亂而言約鄭義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上  
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  
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  
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

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  
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

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  
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  
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  
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答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  
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本疏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劉珍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

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云  
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  
中者也劉琰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  
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  
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  
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  
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  
不審出算故言耳

本疏攷證曰不審之審疑當字之譌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讐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讐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讐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讐不遠矣不可以見讐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豈宜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尙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荅曰讐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平子之所云偏于此義疏本攷證曰不得不報下本無豈宜二字何爲和之下有豈宜二字兩不相應蓋傳寫換脫也今以義改正曲禮疏

引鄭荅趙商云讐下有若字不平作之乎無末二句又本疏此條前引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讐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讐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以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附錄于此  
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稭二米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稭二米案爾雅秬一稭二米未知二者同異荅云秬卽其皮稭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序官疏攷證曰生民疏引荅張逸云秬卽皮其稭亦皮也

爾雅重言以曉人句亦見爾雅釋草疏

籥師注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

謂答廢置也于去者為廢故曰廢

序官疏攷證曰檀弓疏引鄭答于去下有

聲字故曰廢作謂廢去不留也大司樂疏引于去者為廢一語無聲字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豕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豕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豕

詩鳧驚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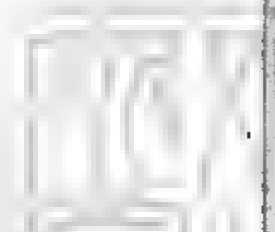
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

郊而祭五德之帝亦會此神勇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

芒會于木該為蓐收會于金脩及熙為元冥會于水顓

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會于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為祝



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

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今

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為黎會火土者何答曰

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

土后土轉為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

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為祝融后土會于火土亦惟見先

師之說也

本疏攷證曰本疏為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黎會后土

龍下無今云至者何二十字據四庫本改后土轉為社

五字從詩甫田疏補入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

社謂轉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

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

答曰爾雅之文禘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詩

驚疏攷證曰疏云釋天祭山曰禘懸不言釋張逸引以問鄭答云云

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彝尊不言數

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

也本疏

典瑞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祭天地宗廟亦執之禮記曲禮疏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于祖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

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

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大

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本疏

曰又見大司馬疏大司馬云易作夏官無愷樂字大司樂下無云字司馬以下十三字易作司馬主軍事之功

宗伯以下八字易作宗伯主宗廟末無也字

太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

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

帝

趙商問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曰

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

以爲夏殷周

本疏攷證曰疏云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後說也又引答語非無已下故

著作且從無說而已三字周作也

簪人簪更注謂簪遷都邑

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爲小故筮之

詩定之方中疏

若武王

遷洛般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事

本疏攷證

曰疏引此前有鄭答趙商曰五字

簪參注謂筮御與右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

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

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尙書龜從筮從

請明所據答云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

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

本疏攷證曰有可之有疑是其

字之

占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旦而日食

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



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  
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  
戌厥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  
辰干上為客辰下為主人故午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  
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謫氣時得九月節者以庚  
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旬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  
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  
二日通同四十二日間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  
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  
于未破于癸是謂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

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  
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  
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攷證曰通典天子  
合朔伐鼓篇載侍中鄭  
小同議曰史官不務審察暑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以  
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內外其有不效則委于差  
暑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  
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謫自庚午至  
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為古有明法  
而今不察是守官隋職攷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  
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攷課  
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有司之罪附錄  
于此

巾車建大白以即戎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

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大司馬疏攷證曰本疏引此建大常作載大常注上有下字注下有云字凡班物作凡班旗物不知下有中車二字爲何時作爲在何時答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未向無也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

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

乃建大常

本疏攷證曰以春夏田本無夏字田下本無至字從大司馬疏補入大司馬疏巾車職下無曰字注下無云字大司馬職下亦無曰字大常下無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雖上有田字禮記王制疏載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

冬用大常是約舉此條之意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會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

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濩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會小都大夫會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本疏攷證曰詩定之方中疏引此問下有日字有十作十有無天子之卿采地

會小都九字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作何由能供此馬無故禮已下十四字甸方八里作一甸之田方八里采下無地字一甸稅又給王作一甸之稅以給王纔有作裁有下無馬字今又二句作今就校人職相覓甚異六閑下有馬字家下無有字四閑下有馬字六十四下無匹字今子下無以字此馬二句作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無畿內已下四十四字此爲作此謂無事條八字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

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

校未甚明故不定本疏攷證曰禮記明堂位疏引此問下有曰字職方下無氏字後同注云

作注曰無周公以下十五字禮之作禮文未達或不達

鄭答作故鄭答云四夷下有謂字或六或五作或不甚

六雖有下作與同皆數耳下無皆字校未甚明作或不甚

明定下有字詩與同皆數耳下無皆字校未甚明作或不甚

異下有耳字其數耳作與周皆兩數耳下無皆字或六

或五及校未甚明同明堂位疏定下有之也字韓奕疏

引九貉即九夷也二語書旅獒疏引鄭答趙商

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文義較顯

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

埽反道鄉為田燭本疏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

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

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

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

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末之思邪反怪

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本疏

出入三積

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

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

鄭氏佚書 鄭志四 十三



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

據也

本疏

掌客上公醢醢百有二十簠

此公乃二王後

本疏

冬官梟氏槩而不稅

趙商問梟氏爲量槩而不稅屢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

不稅

本疏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

田矢謂絜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絜矢之屬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

矢謂絜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絜矢此先

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苦少疾此疏初在篋筭之

間屬錄事得之謹答

本疏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

邪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

配也

南齊書禮志

終

鄭志五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五

鄭袁鈞學

儀禮志

聘禮記出祖

祖祭道神

本疏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

周禮大行人疏

密服傳繼母如母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通典凶禮篇爲出繼母不服議攷證

曰前有鄭元二字今刪

鄭氏佚書

鄭志五

一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答慈母賤何得如

繼母邪

通典凶禮篇大夫士爲慈母服議攷證曰答上本有鄭元字今刪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

詩葛覃疏

自其

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

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

功耳不得服期

禮記檀弓疏攷證曰檀弓疏引此其上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己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

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

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

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

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

皆斬衰無期

本疏

XXX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六

鄧袁鈞學

禮記志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而武王卽位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諡爵何也荅曰周道之基隆于  
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  
禹殷湯則不追諡矣郊特牲云死而諡之今也古者生

無爵死無諡

通典凶禮篇帝王諡號議攷證曰基隆二字本作業興避唐諱興焉本譌初焉並從

本疏改本疏引鄭荅趙商曰豈能下無盡字不追謚矣作不然矣

鄭氏佚書

鄭志六



檀弓師吾哭諸寢

荅趙商云是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本疏

攷證曰伯高死于衛節注哭于子貢寢門之外疏云哭師于寢此謂殷禮云云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

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

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荅云子

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

皆一子本疏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于堂

荅趙商云堂當爲室本疏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荅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

謂上祥之月也魏書禮志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

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

所爲也本疏

君遇柩于路

荅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

臣君不豫知其喪本疏

弁經葛而葬

鄭冲云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

本疏攷證曰冲鄭君之祖當是鄭君稱其祖之說為答耳失問人姓名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

周禮喪祝疏攷證曰本疏云鄭

康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

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

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

本疏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

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

也

本疏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張逸疑而不解以問于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

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號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號

本疏

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

川之神則否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

越紼也

本疏攷證曰疏云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荅趙商曰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本疏月令螳蜋生注螳蜋螳蜋母也

口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

謂之螳蜋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會騰齊

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名其子則同云螳蜋是以注云螳

蜋螳蜋母也

藝文類聚攷證曰此荅語非問語問下脫荅字爾今為空文記之沛魯以下皆方言

文本疏沛作潭濟作杞敷作殺爾雅疏同並誤會騰初

學記引高誘曰螳蜋一名蠃虎淮南子注又作齒肱

鄭氏佚書鄭志六

四

昏火中

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  
 季夏中星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  
 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  
 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  
 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詩七月疏攷證曰詩  
 氏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  
 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詳見困學紀聞月令正義載  
 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  
 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  
 故不同也皓顯是一人又舊唐書傅仁均傳王孝通駁  
 仁均悉法引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五十五度有奇  
 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  
 星中也與此並可參證

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注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

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

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

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本疏攷  
 證曰今

注疏本無既云以下十  
 八字有何字從宋本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答吳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

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本疏攷證曰禮記  
 孔子問居坊記二

疏引並作吳模本疏引作靈模按大傳疏云禮注在前  
 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吳模云然也蓋

鄭氏失書

鄭志六



是吳譌爲晁或譌爲灵灵又譌爲靈耳。據姓氏急就篇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吳橫者作吳模者不誤祭祀不祈

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

本疏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太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何云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

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

土神不云后土社也

詩甫田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答趙商云云遷下無之字大

封上有王字元下無注字不云作不言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

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

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

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

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

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

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

之亦可不須甫田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視此條較為簡明今補后土社三字于故曰之下又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

內則有脯無膾

脯非會餼此燕得會脯者脯非會餼謂會不專用脯以為會餼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本疏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己祭不可通之也答

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本疏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為畫飾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

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

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本疏攷證

曰禮運疏引鄭說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梁劉沼傳引此作畫鳳皇尾娑娑然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不明

為改葬總之例乎為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

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通典凶禮篇久喪不葬服議攷證曰答上本衍

或字然稱鄭志不得有或答也故去之

雜記成廟則覺之

遷廟者更覺其廟而移故主焉大戴記諸侯遷廟注攷證曰此答語不詳問人

祭法大夫立三廟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

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

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王制疏攷證曰穀梁疏引鄭

之制而王制大夫三廟言與太祖而三或當夏殷法鄭

合于周禮也王制疏又引鄭答云王制所論皆殷制並

刪約之詞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禮記

牲疏攷證曰此鄭答語也失問人姓名及答字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

厲

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

過小神矣

通典吉禮篇天子七祀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醖醢澄皆是一物各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醢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

禮運

疏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云吾從周者言周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

本疏攷證曰純周之周本作用云吾之云本作之並形涉而譌今改正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亾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亾無親己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



服邪權者由心通典凶禮篇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攷證曰問下本有鄭元二字答下亦有元

刪字今

附

鄭志七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七

鄭袁鈞學

春秋志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

後乃為祖道之祭

禮記曾子問疏攷證曰曾子問疏引作鄭注注志音近而譌也左傳隱八

年疏云鄭康成以祖為祫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

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

眾殷樂之與否

詩定之方中疏攷證曰詩疏云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

鄭氏佚書

鄭志七

一

邑之事于周之三月起  
土功不依禮之常時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答趙商云閔公心懼于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

二月而除又不禘于禮少六月禮記王制疏攷證曰王制疏止引答趙商云于

禮少六月九字閔公已下二十四字見通典吉禮篇禘裕下作鄭注注志音涉而譌也今補入王制疏云少六

月者通禘  
月言之

僖四年傳五侯九伯

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

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大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

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

伯則九入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何

夾輔之有也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本疏作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從王制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

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並與此小異

八年七月禘于大廟

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

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

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

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于經以示譏禮記雜

鄭氏失書鄭志七

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

雜記疏攷證曰雜記七月而禘廟子為之也注

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疏兩引鄭答其引後答謂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于時未

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云云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

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

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

子見武王誅討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

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禮記祭法疏攷證曰則罪之今注疏

本作其罪無之字案其字則字之謫也宋本作則儀禮續通解引同今從之以下句例之罪下當有之字今補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

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

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

義反于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

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

公羊哀五年疏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

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

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

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禮記王制疏

引古者以下據時而道作據今而述無唐虞九字再朝作再相朝者至如此止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

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

小則宥之本疏

二十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禮儀

喪服傳疏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

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禮記坊記疏攷證曰喪服疏引者是問語坊記疏引者是

答語文不具爾

昭四年傳西陸朝覲而出之

荅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

是也詩七月疏攷證曰本疏作荅弟子孫皓問云周禮下無曰字頒作班四月之時日在

昴畢之星朝見東方于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

薦廟時在二月禮記月令疏攷證曰疏引昭四年傳西陸句又引鄭康成以爲云云不稱鄭志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

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

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周禮司刑疏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于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與

通典凶禮

篇請侯爲所生母服議攷證曰通典總麻三月下作案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

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無公會至乃禘三十五字從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引鄭志改增答曰上通典有鄭元字今刪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會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詩鄭譜疏攷證曰男畿當作男爵乃謂下當有畿內二字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太梁十二月日在星紀

張逸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



長以為誤也

周禮占夢疏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以後積三十八年至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

禮周保章氏疏攷證曰疏引傳文後引服注謂鄭天文分野君之義不然故春秋志云云與服小異大同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本疏攷證

曰疏引鄭元云

定元年傳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通典吉禮篇攷證曰通典引作鄭元

注注志音涉而譌文苑英華裴子餘廢隱太子等四廟議亦引之

四年傳曹為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荅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有

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

何謂之不合詩王城譜疏攷證曰譜疏三百里下無曹今濟陰四字定陶下無也字從本疏補入

本疏引鄭元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無有餘以下十五字接東都以下十三字又接侯服以下十

止字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

本疏攷證曰疏云吳公先歆晉侯亞之與此異

十六年傳反祔于西園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

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

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

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通典吉禮篇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收

鄭志八

鄭袁鈞學

鄭氏佚書三十一之八

雜問志

攷證曰詩崧高疏云雜問志首尾無次今以所引經史先後為序

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

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詩施王序疏

韎韐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韐為

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詩六月疏攷證曰周禮司

韐弁以韐韐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韐

韐之附注是也疏云賈服等說附為足附注屬也袴而

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

又與此注裳亦用韐韐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

鄭氏佚書

鄭志八

之義案聘禮卿章弁注云韋弁韎韠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履為正以其履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履皆施于皮弁故也此並賈氏約舉雜問志之意以疏解司服注者故附錄之儀禮聘禮記王制二疏並引作鄭志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

數崧高詩崧高疏攷證曰孔子云雜問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一帝還于明堂亦如之詩我將疏攷證曰據

南齊書禮志祭下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實不容

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南齊書禮志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詩時邁疏

內則簪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

內則有簪無醢周禮有醢無簪明醢簪是一也周禮醢人疏

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于王也邦國都無

口率之賦惟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周禮小司徒疏攷證曰金

榜謂稍縣都下當去鄙字邦國都下當增鄙字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

大常足相參正周禮巾車疏

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會焉句

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會焉又以文

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

正禮散亾禮戴文殘闕未審周以何月也于月令則以

鄭氏佚書鄭志八

季秋禮記祭法疏攷證曰則以季秋本無則字詩我將疏引後三句作則季秋今補則字于以字之上南齊書禮志引此二句周下  
有明堂三字月下無也字

郡國志補注曰有小泰山公主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後漢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南齊書禮志攷

證曰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春日其帝太皞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

二語證此條非出鄭意謂爲志者失之

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大傳七政論

乾象麻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義駁釋廢

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孝經序疏攷證曰稱鄭志目錄則鄭志中

所有也附于本書之末



收

鄭記

鄭氏佚書二十二

鄭袁鈞學

鄭記與鄭志別是一書雜入鄭志中非也說見前儀禮喪服 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荅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劉得復以之復本

通典凶禮篇總論爲人後議攷證曰劉德本譌

母爲長子

鄭氏佚書

鄭記

田瓊曰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通

凶禮篇貴不降服議

祖父母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

姊妹嫁于二王後皆都人

通典凶禮篇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繼父同居者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弃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總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于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

王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

他人于禮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

人他人收以養活且養姒長養于衰便稱曰衰姓無常

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所

謂神不歆非類也

通典凶禮篇異姓爲後議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

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眾子無服可以明

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

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

通典凶禮篇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田瓊曰大夫女嫁于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眾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眾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于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于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于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大功其妻亦服大功

通典

凶禮篇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于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纁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云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

通典凶禮篇諸侯大夫降服議

爲庶母慈己者

陳鏐問汜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

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會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會母耳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

凶禮篇小功成人服五月

乳母總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

曰婢生口故不服也

通典凶禮篇總麻成人服三月

改葬總

陳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旣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答曰經云改葬總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

易今旣總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

通典凶禮篇改

葬服議攷證曰父母墓毀服議引鄭元云親見親柩不可無服八字

禮記曲禮立必正方不傾聽

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

本疏

負劍辟咎詔之

張逸云辟咎詔之傾聽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

本疏

則掩口而對

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本疏

禮不下庶人

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于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本疏

刑不上大夫

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其有罪則以八議議

其輕重耳

本疏

前有水則載青旌注載所謂舉于旌首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口口答曰皆

但舉皮置于首不畫

初學記武部攷證曰初學記引作鄭記于答上有鄭字是衍文也蓋

失答人姓名今且作空方記之畫本譌作盡以義改

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

此則與母同諱何也田瓚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

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

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本疏

大功小功不諱

陳鏗問云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瓚答曰雜記云卒哭



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本疏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焦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本疏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

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本疏攷證曰疏

云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于地事故鄭志云云志是記之譌也

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注征有苗而死因留葬

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于蒼

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本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口口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

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

總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

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

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

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通典凶禮篇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

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禋乃于上帝娥簡狄吞鳳

子之後後王以為禱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禱御覽

禮儀部高禱類攷證曰御覽立郊禱焉本作以高禱為

今以義改生契後立下行之字焦喬為作譙喬並刪改

之至日下無祀之矣三字今據月令生民二疏增二疏

引答語先商作先契自必詩疏作自以位在下詩疏有

于字蓋下二疏並無其詩疏作然得所禋二疏並作禋

並有祀之矣三字然其詩疏作然得所禋二疏並作禋

祀于上帝下二疏並有也字鳳禮疏無以字

鳳詩疏鳳下行有字後王下禮疏無以字

毛傳亦云郊禱者以古自有于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

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禱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詩生

鷹乃學習

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

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

矣本疏攷證曰何言有今注

疏本作何言曰從宋本改

曾子問並有喪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

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

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本

疏

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注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

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

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本疏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崇朝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汜閣對曰言蓋無別意

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

本疏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

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荅曰虞

安神也祔以死者祔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

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

通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

議攷證曰劉德下本衍議字今刪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桓翱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眾子盡然邪故質焉

耳荅云昔者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

其尸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亾者相知而往弔之還

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

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閣

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覆

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

不除耳

通典凶禮篇父母尸亾失尸柩服議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

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

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通典凶禮篇君

父乘離不知死臣服議攷證曰鄭君本論鄭元以例改此條不得其次類敘于此

喪大記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

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

禮與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邪

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

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

依大夫君子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

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通典凶禮篇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喪服四制言不言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

陳鏐問坊記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此則所言

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在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

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

何上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

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

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家宰存也雖亦有所

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言但不文耳各有

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通典凶禮篇總論喪期攷證曰問下

本無坊記云三字以義增在君本譌立君謂臣下何上云本譌謂臣下上句云何字何字形涉而譌又與上倒換爲可言本作爲可謂言衍謂字爾今並以義改刪

論語鄉黨篇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

劉德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田瓊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

謂己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于西階

也

通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攷證曰此條本在朋友虞祔條後連下故作又問作答曰今以義改及出問答人姓名以虞祔條例之問下當有鄉黨云三字

劉知幾謂鄭記惟載禮易論語此卽論語條也

效

鄭君紀年

鄭氏佚書附錄

鄭袁鈞編

海甯陳君鱣仲魚嘗撰鄭氏年譜以本傳爲主參

攷他書排次事實繫以歲月錢詹事大昕稱其繁

然有條咸可徵信因加訂正錄附此書之末

金高密縣鄭公祠重刻唐史承節碑

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

唐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州刺史上柱

國琅瑯郡開國男史承節撰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而

鄭氏佚書

鄭君紀年

一



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憲武宣尼彰刪緝之功秦始速焚燒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注瑤口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輟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齋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

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瓛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子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

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雋竝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將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三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

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其所撰著今竝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閒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三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翰墨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

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

乎家今羞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又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侂已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不

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致鵠而卒悲夫自夫子  
沒後大道方壅公之網羅遺典探頤今猶特竝鬱然時  
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范曄作論有  
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爲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受生徒專以鄭氏家注云晉中興戴  
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洩白瓦屑爲公作碑手自書寫文  
□□□語亦妙絕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賈而詩書在  
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  
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  
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託爲文往以會府務殷口無暇

景歲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  
開隙乃加修撰者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覩其事今  
故尋源討本握槩懷鉛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目  
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剪以繁華不爲雕飾文  
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  
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  
巡茲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間籌度碑石之側公  
心至清不欲費□公心至靜不欲勞煩適命參軍劉肅  
校理舊文規模新勒未開肅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  
二月公伺其歲隙因遣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

人神鈞案自文先成訖至此是劉勰所增承節銘曰

煥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

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膏腴美地簪紱宏規喬夫

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

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六藝殊科

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

往周秦經過充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馬融

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傳五夏周官東

部漢蹕西京白玉徧地黃金滿籬古卜潛橋行途過沛

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啟寶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

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膏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  
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比皓稱公闡尹壇貴禁錮連  
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  
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慙于嗟到此勞  
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索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  
之陽通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  
沒新石再彰詞愧黃絹心淒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漢順帝永建二年

是年公生案後漢書本傳曰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前漢書曰崇本高密



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貲徙平陵父賓明沱  
令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  
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  
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尙書僕射上欲封祖母傳太后  
從弟商崇諫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尙  
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攷覆上怒下崇獄窮  
治死獄中周禮疏曰元鄭冲之孫魏志三少帝紀引  
別傳曰元以丁卯歲生

永和三年

是年公十二歲別傳曰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  
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  
母始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永和四年

是年公十三歲別傳曰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

漢安二年

是年公十七歲別傳曰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  
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  
異之

桓帝建和元年

是年公二十一歲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本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後漢紀靈帝紀曰元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盡學黨錮傳曰杜密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建和二年

是年公二十二歲本傳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

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別傳曰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覽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元嘉元年

是年公二十五歲本傳曰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

集諸生放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別傳曰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參攷同異季長后戚嫂于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俱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漢紀曰元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見元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

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世說新語曰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元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覺眾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木上據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

永康元年

是年公四十一歲戒子書曰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種以娛朝夕本傳曰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靈帝建甯三年

是年公四十四歲後漢紀曰會黨事起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別傳曰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本傳曰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吾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臧往不可通馬及鄭康成蠶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熹平七年三月改元光和元年

是年公五十二歲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盧植上封事八事五曰修禮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帝不省

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元年

是年公五十八歲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本傳曰靈帝末黨禁解戒子書曰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貢方正有道

中平二年

是年公五十九歲後漢紀曰中平初悉解禁固元已六十餘矣

案六十當是五十之誤

始爲三公辟命一無所就者

戒子書曰辟大將軍三司府

中平三年

是年公六十歲別傳曰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相

見元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匡正不用而退本傳曰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曰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漢書申屠蟠傳云何進欲致蟠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而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世說新語曰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



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佩  
鱗曰漢末大司農鄭元牛角抵牆成八字白樂天詩  
自注諺云鄭元家牛觸牆成字

中平五年

是年公六十二歲本傳曰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  
父喪不行申屠蟠傳云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  
韓融陳紀等十四人竝博士徵不至戒子書曰公車  
再召

中平六年

是年公六十三歲三國志崔瑗傳曰瑗結公孫芳等

就鄭元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  
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罷謝諸生封演聞  
見記曰漢末崔瑗于高密從鄭元學遇黃巾之亂泛  
海而南作述初賤三齊記曰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  
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瑗王經于此揮涕  
而散所居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靱異常土人  
名曰康成書帶

獻帝初平元年

是年公六十四歲本傳曰國相孔融深敬于元屣履  
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

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于稽古之士謬爲恭敬之禮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孔融傳曰時黃巾寇數州而北

海最爲賊衝董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立學校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邴原別傳曰原游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爲東家某也原曰以鄭君爲東家以僕爲西家愚父邪

初平二年

是年公六十五歲本傳曰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獻帝紀曰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于東光復大破之陶謙傳曰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  
內晏然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鄭君漢末遭黃巾之  
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鄭避難南  
城之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  
而注孝經蓋康成嗣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  
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

初平三年

是年公六十六歲孔融集修鄭公宅教云元在徐州  
文舉欲其還鄉敦請懇惻使人繼蹟又教曰鄭公久  
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我室

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待還蔡邕傳曰董  
卓被誅邕死獄中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  
與正之

獻帝改元建安元年

是年公七十歲本傳曰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  
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嘗疾篤自慮以  
書戒子益恩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  
邦入此歲來年七十矣後漢紀曰黃巾賊數萬人經  
元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鈔掠晉書歷志曰劉  
洪爲乾象歷建安元年鄭元受其窮以爲窮幽極微

又加注釋焉

建安二年

是年公七十一歲本傳曰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廼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攻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廼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

將皆不就別傳曰袁紹辟元及去饒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後漢紀曰袁紹嘗遇元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矣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南史陳暄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建安三年

是年公七十二歲獻帝紀曰建安三年徵鄭元爲大



司農不至本傳曰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  
過長吏送迎元迺以病自乞還家別傳曰獻帝在許  
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建安五年

是年公七十四歲本傳曰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  
季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曰讖合之知命當終有  
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  
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三國志袁紹傳注英  
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  
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絕盡於園桑如  
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其年六月卒七十四遺令薄  
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葬自郡守呂下嘗受業者續經赴會千餘人史承節

碑曰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元  
和郡縣志曰高密縣鄭元墓在縣西七十里水經注  
曰高密縣有雁阜上有漢司農鄭康成冢石碑猶存  
案碑本趙商撰晉書載達傳達總角時以雞子汁澆  
白瓦屑作鄭元碑自書刻之文  
既奇麗書亦絕妙今俱不傳  
門生相與謨元答諸

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藝文志鄭凡

元所注周易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喚鄭元云老

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元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

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

生畏惡少時  
尚書毛詩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

遇癘而卒  
相元是郡人儀禮禮記儒林傳曰中興鄭眾傳周官  
故以為敬云  
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曰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  
為鄭氏學元又注小戴禮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



三禮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

政論魯禮帝祐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

答臨孝存周禮難案鄭又有答凡百餘萬言李賢注

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  
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  
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元質於辭訓通人頗

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

人山陽郗慮東萊王基清河崔瑒著名於世又樂安

國淵任嘏時竝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別傳曰淵未知

子尼美才也吾觀嘏有道德又有趙商張逸劉珍洽  
其人必為國器剛孫皓劉德田瓊陳鑠



陳鑠記問桓桓吳模王贊王權崇精崇翽鮑遺章曜  
任厥焦喬俱見鄭志王經見三齊記程秉逮事鄭元  
見三國志又公孫芳其餘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惟

亦見三國志崔瑒傳  
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

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伯已名之

曰小同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三年八月詔曰關內

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

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

羣司躬行古禮焉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別傳曰元

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曰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  
生故名曰小同本傳則云以其手文伯已未知孰是

唐貞觀二十一年

鄭君紀年

七

從祀孔子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  
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  
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  
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

七月戊寅詔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

明嘉靖九年

改祀鄭鄉大學士張璁議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

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命如議行之成宏閒少詹程  
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爲禮官周洪謨所卻乃  
止至是以璵力主眾不敢違

國朝雍正二年

復從祀稱先儒鄭子